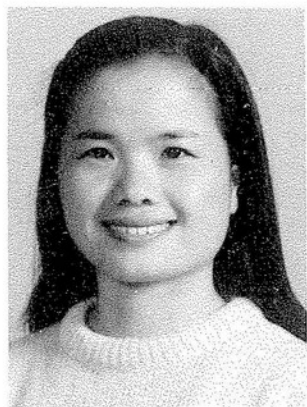


# 生 之 歌



林照蘭

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六日生

台灣省屏東縣人

現職 /

高雄市立三民國中教師

散文佳作 林照蘭

經歷了萬水千山，解開了無數愁思滿懷，才覺得世上幸福的願望雖然多，心中最大的安慰只有一件；天下動人的字眼雖然多，最耐低迴品味的只有一個，那就是「愛」。

## 一、前奏

是一種年歲增大後的渴望在燃燒，也是一種母性深深柔柔的企盼在呼喚，竟輕易的取代了二十多年來有增無減的求知慾，也不撓有半絲後悔——我懷孕了。

起初，我總自私的認為活著是一種享受，勿庸讓孩子來羈絆我們的下半輩子。而先生卻要我體認生命延續的真諦，父母造就了我們，我們也要培育優秀的下一代以回報。因此，我們有過多次的爭執，甚至很幼稚的想用認養、領養等方式育嬰。並非懼怕生產的痛苦，也非擔心身材的不勻稱，只是考慮到自己不穩定的情緒，多愁善感的情懷，不能給孩子織就一個充滿溫馨的家。只是每每瞥見母女情深的畫面，或童心童語的激盪，內心就起伏不已，不要有孩子的決心也會馬上崩潰。請不要譴責我的自私，我也深愛著孩童天真無邪的一顰一靨。

於是，搜集了各種不同畫面的嬰孩照片，貼滿臥室的牆壁。當夜深人靜，或閤書冥想的片刻，我總愛沉浸在這一片「童年」裏：有的是睜著圓溜溜的大眼睛，吮著胖胖的雙手，叫人好想在在那紅咚咚的臉頰上，輕輕的親上兩口；有的眼眶尚含著晶瑩欲滴的淚珠，小嘴巴已漾起笑意，叫人心疼得好想摟進懷裏，為他拭去將溢的淚珠；有的專注的凝視著母親慈祥的笑臉，那股神情，似乎詮釋著：媽媽，我就是這麼愛您；……書桌的玻璃墊下，也壓滿小孩子的卡片或書籤，只因愛著嬰孩純潔、樸實、真誠的真、善、美的境界。不過，那畢竟都是別人的孩子，只是圖畫，不能讓我「擁有」，不能和我牙牙學語，我還是會偷偷的做著「媽媽夢」。

## 二、第一樂章——喜悅的快板

我不贊成養兒方知父母恩，從父母的身教中，我已體會敬人者人恒敬之。懷孕的痛苦，我也不認為是一種當母親的考驗，卻認為：若我是嬰兒，若我能選擇，我不要因為我的生而陷母親於痛苦的深淵。可是事實卻告訴我們，有付出才能有收穫。

走出病理檢驗院，拿著一張黃色檢驗單，證明我不再僅僅是一個我，還有一個小生命也在滋長時，對我而言，這簡直是個創世紀的日子。當先生獲知這項千期萬待的事實後，眼睛濡濕了，強有力的臂膀緊緊的摟著我，當作一種無言的感謝，這可是他費盡多少口舌後才建立的事實呵。是時，但覺兩顆砰砰的心跳，交融著奏出生之喜悅的樂章，星兒在眨眼，月兒柔柔的微笑，都只詮釋著二個字：幸福——當媽媽原是這般美妙的事。昔日不堪入耳的車輛穿梭聲，此時也變得很有韻律。然後，我們手攜手，選擇一段長距離的散步，做為發現新生命的慶祝，偶而相視一笑，什麼都不必說，心頭也充滿暖暖的溫馨。脚步輕了，萬物似乎也跟著我們一起歡舞。

爾後，我不嫉妒不能獨握先生溫暖厚實的手掌，我們要共同提攜一個小生命，共同織就一個快樂窩，掬滿愛

### 三、第二樂章——渾沌的中板

快樂的時光，總是比想像中的短暫，才剛譜出喜悅的前奏，卻不能繼續以輕快的樂章，道不盡的害喜苦，恰似一個休止符，終止我對新生命興奮的期待。

往日，是以一段輕快的音樂拉開序幕，現在總是連連的嘔吐做為一日之計的晨鐘。怕去又不得不去的盥洗室，成為我「一吐為快」的最佳場所，往往非吐到「青黃不接」不能休，然後再渾渾噩噩的把身軀拋給床鋪，任他天旋地轉。天地似乎回到最初的渾沌，我被栽在運轉不止的熔爐裏，努力得想抓住一樣東西喘息一會兒，都屬徒然；身體是一會兒倒栽蔥，一會兒似無舵的船，東倒西歪，或者似失足落懸崖的人，欲喊救命氣已絕，而冷汗淋漓。勉強支起身子，想喝一點開水，又覺路面崎嶇不平，滿是坑洞，開水始終在不可及的遠方……

面對學生，不再意興飛揚；面對書本，更覺煩躁，世界變得非常不可愛。滿桌佳餚，吐出來的次數比吃進去的口數還要多。有一回，先生出差，更覺無助，也不知在床上昏睡多少時辰，直感到一陣涼意才驚醒，原來媽媽早已立在身旁不知呼喚了多少回！淚珠佈滿她歷經風霜的臉，也掉落在我的臉頰，原來是這般愛的呼喚，始換回我游離的魂魄。然後媽媽再用抖顫的手，一口一口的餵我熱魚湯，方知什麼是美食，更知疼在兒身，痛在娘心。媽，沒有您無時無刻的噓寒問暖、送吃煨藥，我永不得為人母的心願，想當年，我是否也這般的折磨著您？

呵！母親，偉大實不足以形容您絲絲不求回報的付出，母親原是孩子的折磨堆砌成的身軀，所以才那麼耐風吹雨打。

### 四、第三樂章——等待的慢板

懷孕初期，醫生告訴我說：「恭喜您當媽媽，三、四個月後，害喜的症狀就會減輕，放開心胸，不要緊張，當一個快樂的媽媽。」向來，我就是最聽話的病人，可是醫生開這帖「放開心胸，不要緊張」的免費藥方，是入於耳，卻不得門徑難入於心。嘔吐後的渾渾噩噩頭重腳輕，更覺得懷胎十月的遙遙無期。我恨自己羸弱的身軀，不足以扮演母親的角色，無能為胎兒塑造一個安和的環境；知識的累積，也奈何不了這般痛苦的衝擊。所以，我想到一件可卑復可笑的舉動——拿掉「它」。

丈夫是百般呵護，要我再試著忍耐，煎熬的日子正可磨鍊無比的勇氣，更能體會無病無痛的奢侈。我會含淚點頭答應，是因為更相信醫生勸慰的話：「沒關係，初期四個月一過，就會覺得比較舒服。」心想：二十來歲年華的虛度，還不是只一眨眼的工夫，四個月又算什麼？

四個月在不停的搬弄手指中熬過，並沒有為我立下從此不再嘔吐的分水嶺。醫生、護士勸我多吃，因為懷孕初期的營養關係胎兒腦部的發育。不敢奢望孩子將來果能成龍成鳳，但也不希望是個藥罐子，所以在嘔吐之餘，仍鼓勵自己把牛奶當開水喝，那番眼中含淚、味如嚼蠟的「人見猶憐」的狼狽像，如今回憶起來，仍是滿腹辛酸的汗酸味逼得自己無法忍受，還未到廁所已嘩啦啦吐了滿地，濺了一鞋子都是，小男生們還竊竊偷笑，我却無力數落他們的無知，忘了母親也曾為他們受罪過。

服了藥，打了點滴，情況也未見好轉，醫生懷疑有其它症狀，建議掃瞄看看。問題是一點起伏都沒有的小肚子，還必需先喝大量的水撐飽肚子，才可以照呢。先生忙著送開水，我是喝一口，吐二口，虛弱得連先生也放棄希望的說：「好吧！拿掉了。」我迸出了感激的淚水。躺在病床上，醫生用超音波努力尋找胎兒的位置，找了好一陣子——他一定高估胎兒的成長率了，突然冒出一句：「怎麼沒有心跳呢？」雖說拿掉孩子的心意已堅，但這沒來由的一句話仍似晴天霹靂，頓時頭腦一片空白，手足冰冷，任淚水濡濕枕巾。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看著面對超音波鏡頭的先生，臉色也青一陣白一陣，希望也滑至谷底。忽然醫生說：「有了，有了，在這裏，怎麼這麼小呢？」好一個「如夢令」，這回換先生眼裏閃著淚光，我也頓悟失而復得的喜悅，我要以無比的信心接受種種煎熬。

先生忙著燉大骨海帶湯，到頭來也是他自個兒解決。嘗遍多種止吐秘方，仍然無濟於事，但也沒有往日的自怨自艾了。就這樣一月挨一月的，好不容易挨到預產期，奈何產位未下墜，胎兒體型足足小正常胎兒一個月，醫生要我再稍候時日，於是，我忙著爬樓梯、散步，走到兩腳發酸，踢壞兩雙平底鞋，仍不聞陣痛，而我已道地的「懷胎十一月」了。

接受新型胎盤測試檢查，知道胎盤已漸鈣化，不能再供給充足的養份給胎兒，且胎位不正，乃決定剖腹生產。在此之前，我是個十足膽小的人，見人受傷流血，自己先感到暈眩，今天自己得上手術台，更是畏懼三分。從不信邪的我，也齋戒沐浴，拚了三牲，虔誠的跪在註生娘娘前，祈求她賜我平安生產。辦妥請假手續，提起早就準備周全的住院用品，就前往醫院。此刻，我的心境反而平靜，倒不是已交待好身後事，是深深的領悟出生死原是一線之隔，有時也容不得自己去選擇，又何苦花費一生庸庸碌碌的去追求虛名呢？

## 五、第四樂章——驚愕的急板

躺在待產室裏，周遭是慘白的牆壁。雖然科技發達，我也不是第一個手術實驗品，但我仍然覺得很無助。有些人生產輕而易舉，有些人卻得賭上性命，同屬圓顛方趾的人類，境遇並非都雷同；若強要拿捏一個道理做圓融的詮釋，只能很不科學的說：造物主早就安排好了。

待產室，是充滿痛苦與期待的地方，每一個挺著大肚子的母親，不是手撫肚皮，就是猛捏後腰，或坐或立，動作不一，表情可都是一樣的蹙眉、出汗。有人把痛分級，結果以產痛為最難忍受，有些人痛得喊救命，有些人則靜靜的任眼淚不斷的淌下，那是不可抑制的痛楚的代言，誰也幫不上忙。產婦忍受子宮劇烈收縮的痛楚，胎兒何嘗不也賣命的試著開啓生之門，直到新生兒以一聲嘹亮的啼哭報佳音，二者的痛楚才能結束。生命的形成，原是凝聚這麼多的精神，這莊嚴的創作，何以還有人不珍惜？那些為非作歹的人，都當目睹這番艱辛的歷程，體認生命的可貴，是不可浪擲的。

連打二天的催生劑後，除了叫我呻吟不已的腰酸外，子宮口也僅開了二指。望著多少新面孔的進進出出，心裏好生羨慕。醫生看著自己超小型的肚子，直道：「這麼小的肚子，自然產應該沒問題，剖腹產是太大費周章了。」誰知道天不從人願。

上了手術台，再也不是我能控馭的世界，耳畔是模糊的刀械碰撞聲，屋頂的手術燈，反映出醫護人員的倒影，制服是白的，頭罩也是白的……極力想銜接媽媽的面孔，都覺得好吃力。

哇——，恰似海頓驚愕交響曲，我清醒了，我哭了。雖然不能立刻擁抱娃兒入懷，這磨人的小精靈，不過我已滿意自己努力的成績。此時，我只覺得好累，為了此後將走更遠的路，我必須休息……

再睜開雙眼，已見媽媽、先生各立兩側握緊我的手，感覺好幸福。先生感激的說：「看！我們的寶貝有十個手指十個腳趾，很健康呢。」來不及細思話中深意，我已疲憊的張不開眼。

從此，我加入了「弱女可為強母」的行列，肩負起為國家培育棟樑的重責大任。

## 六、尾聲

生，是一首歌，一首令人低迴不已的歌，因為它是來自母親的創作。人兒，不可忘了歌詠，它使我們心平氣和——因為充滿愛；它激勵我們前進奮勇——因為充滿愛，不可忘卻這天籟啊！